

陽湖 趙翼 雲崧

李斯本學帝王之術

吳起嘗學於曾子後乃殘忍好殺爲名將所學與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而尤莫甚於李斯史記李斯本斯少時從荀卿學帝王之術而賈誼傳河南守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師事焉然則李斯之師乃大儒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經術飾吏事獨斯則焚詩書嚴法令爲禍於天下何也蓋斯本學帝王之術以戰國時非可以此干世乃反而爲急功近名之術以佐秦定天下及功既成自知非爲治之正道恐人援古以議

己

趙高自宮
亦一列男子也

已故盡毀諸書以滅帝王之迹欲使已獨擅名耳

趙高志在報讐

趙高之竊權覆國備載李斯傳中天下後世固無不知其奸惡矣然史記索隱謂高本趙諸公子痛其國爲秦所滅誓欲報讐乃自宮以進卒至殺秦子孫而亡其天下則高直以勾踐事吳之心爲張良報韓之舉此又世論所未及者也金史宦者梁琬本宋奄人也勸海陵伐宋人謂其與宋通謀使海陵疲敝國中云

魏豹李錡李守貞皆以婦人謀反

史記魏豹立爲王薄姬之母納薄姬於其宮許負相姬云當生天子豹聞之乃反後豹被誅薄姬得侍漢高祖

生文帝舉爲皇太后新唐書憲宗時
錡妾有相者謂氏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遂反錡
誅沒入掖庭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立尊爲皇太后五
代史李守貞子崇訓娶符氏有術者能聽人聲以知貴
賤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至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
貞方有異志聞之益自負曰吾子婦猶爲天下母吾有
天下又何疑哉於是決反後爲郭威所誅符氏遂歸周
世宗爲繼室果爲皇后然亦有徒死而不驗者唐書羅
藝傳有女子李氏自言通鬼道嘗謂藝妻當母天下妻
令視藝曰妃之貴由於王藝夫婦信之遂反後被誅又
張亮謂公孫常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王太姬遂反後

亦被誅而藝妻亮妾皆不驗

蔡邕女甥多貴顯

蔡邕無子其女文姬初適衛仲道後歸董祀生女爲司馬師之妻又羊祜傳母陳留蔡氏漢中郎將邕之女也則邕又有一女嫁羊衞卽祜父旣生祜而祜同產姊乃景獻皇后也

王羲之爲雲南先師

元史張立道傳雲南未知尊孔子皆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至始立孔子廟設學校擇蜀士爲之師雲南始知尊孔子按唐書先天元年南詔晟羅皮已立孔子廟於國中又漢書司馬相如入蜀西南士人盛覽從學歸以

降白鳥見乃建學立師則滇之有學校已久天元史所
云恐不足爲據

唐武后能容直臣

武后之嚴刑濫殺縱周興來俊臣等荼毒善類固古今
未有之凶暴然亦有不可測者方其寵薛懷義時蘇良
嗣遇懷義於朝叱左右批其頰曳去而朱敬則疏謂陛
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柳
謨自言其子良潔白美鬚眉左監門長史侯詳白云陽
道壯偉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

見舊唐書張易之傳葉石林以

史宋璟劾張昌宗引妖人古已有天分武后欲赦之桓

彥範疏諫謂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是皆直揭后之穢跡宜乎老羞變怒立賜誅夷乃於良嗣之批懷義則置若不知於敬則則勞之謂非卿不聞此賜綵段百匹而彥範璟亦不聞斥責也懷義等憾此數人次骨牀第間所以媒孽之者宜無所不至后獨始終不爲所動陸贄所謂天后收人心當時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固亦英主之所爲也

唐中宗復位由張易之兄弟

中宗之召還固由狄仁傑以母子天性感動武后世皆知之其實乃張易之兄弟力也唐書仁傑傳易之問自安計仁傑勸迎廬陵王吉頊傳易之以兄弟寵盛謀自

全言方理理曰公多以前三
危吾有策非惟保身且福及後嗣天下思唐久矣廬陵
斥外相王幽閉上春秋高諸武非海內所屬意公何不
請迎立廬陵以繫人望易弔爲賀之資也易之昌宗乘
間如頊教后意乃定遂還中宗是廬陵之復仁傑與頊
發其端而成之者易之兄弟也凶穢之朝欲濟大事固
有非正人所能爲而反藉嬖倖以集事者

趙普遇合

孫公談圃謂宋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有趙學究聚
徒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後遂館於宣祖第趙學究卽
普也則藝祖嘗受業於普矣然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

默記皆言宋太祖入滁之始。趙韓王教材童於山下。太祖訪問得之。用其計。俾爲鄉導。取道清流關側蘆子扎。浮西澗入白北門。直壽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聞變。躍其愛馬。號千里電。奔東郊。太祖追及於河梁。一劍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又厚德錄。趙普初爲滁州判官。太祖至滁與語。奇之。會獲盜百餘人。命普訊之。所全活甚多。是二說雖不同。然大概可見普之遇太祖在滁也。按宋史。普爲永興節度使。劉詞從事。周世宗兵至淮上。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宋太祖拔滁州。適宣祖卧疾。普朝夕侍側。宣祖乃待以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後遂辟爲推官。掌書記。所至輒請以自隨。則

普之遇太祖在滁無疑談圃所記或得之訛傳也

滄浪亭

姑蘇滄浪亭世但知爲蘇子美遺址而不知子美前後凡數易主按子美自記謂訪諸故老錢氏有國時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葉石林詩話則謂錢氏廣陵王所作慶歷間蘇子美謫廢以四十千得之傍水築亭名曰滄浪歐陽公所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死後爲章侯射子厚所得廣其故址爲閣爲堂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並得之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千餘株亦廣陵舊物益以增累遂雄冠一時是子美後又屬之章相矣石林又云王元之爲長洲縣令無日

不攜客醉其土有詩曰他年我若功成後乞取南園作
醉鄉大觀末蔡魯公罷相欲東還詔以園賜公公有詩
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退師堪笑當年王學
士功名未有便吟詩則章惇後又屬之蔡京矣洪邁對
兩編又謂子美買時僅用四十千今爲韓蘄王家所有
價直數百萬矣則蔡京後又屬之韓蘄王子孫也然至
今言滄浪亭者但知有蘇子美而章蔡韓三氏莫有記
之者豈非富貴勢力之不可恃而文人風流文采可以
久而不泯乎

歸震川滄浪亭記謂子美之後有禪者居之改爲大雲庵二百

年來寺僧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舊大雲庵復改爲滄浪亭

此雖於子美後游易章蔡韓數主未及詳考然宋元以來廢爲僧寺寺又改爲今之滄浪亭則興廢又可見

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
江冷此東坡詞也野客叢書記坡至惠州居白鶴觀其
鄰溫都監者有女年十六聞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則
其女徘徊牕外坡後知之正呼王說爲媒適有海南之
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聞之乃作此詞以記當日情事
也又秦少游南遷至長沙有妓生平酷愛秦學士詞至
是知其爲少游請於母願托以終身少游贈詞所謂柳
江幸自繞郴山爲誰流下瀟湘去者也念時事嚴切不
敢偕往貶所及少游卒於藤喪還將至長沙妓前一夕
得諸夢卽逆於途祭畢歸而自縊以殉按二公之南皆

逐客且暮年矣而諸女甘爲之死可見二公才名震爆
一時且當時風尚婦人女子皆知愛才也

龔鳴開評以此爲京坡在黃州時事又云坡醉杭日與劉貢父兄弟遊西湖忽有一女子駕小舟來自敘景慕高名無由得見今已嫁爲民妻聞公遊湖不憚呈身以遂景慕之忱願獻一曲坡乃爲賦江神子詞以貽之其末句所謂依約是湘靈擬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者也

東坡晦菴南軒皆有賢子孫

宋史韓琦有孫曰浩守維州建炎二年金兵攻城浩率衆拒守城陷力戰死裨史蘇叔黨過坡公季子也靖康中赴官河北道遇緣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肉翰乎吾卽其子也肯隨爾輩求活耶通夕痛飲而死吳師道棲真寺記蘇轍子遲建炎初以秘閣出守婺州疏請減本州歲貢羅詔從之金史列女傳蘇轍家於

言其後蘇氏之母曰：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
像。許州被兵時，辭兩先生像自縊死，則蘇氏不特有賢
子孫。且有賢婦矣。稗史云：兵入閭，執朱晦菴曾孫浚，欲
降之。浚曰：「豈有朱晦菴後而失節者？」遂自殺。則朱子後
亦有人也。然朱子語錄謂叔黨爲梁師成妻持服而何
燕泉餘冬序錄又記朱浚爲浙漕，每有書至，賈似道必
稱萬拜。人因謂之朱萬拜。則其居官時似亦不能自守
者。謝枋得集有薦朱山長書云：朱文公會孫名沂，字泳
道，守貧不仕。嘗曰：「吾家侍郎總領畿漕，即浚也受知宰相，以
文公之故，撫仕可唾手得終爲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
徒有忝於家聲。據此，則朱子曾孫名沂者，乃節士而名

浚者俗吏也其被執自殺之事不見於史惟元人劉麟
瑞作昭忠逸詠五十首俱記宋末忠節內詠浚一首云
身披薜荔去瓊琚迢遞南來八使車人隱考亭春自遠
馬嘶春水難誰紓好扶名義垂千載不把衣冠辱四書
爲守彝倫先訓在潔身珍重返吾初則浚自殺之事乃
稗史妄傳其爲完節不仕則有確據鄧光薦忠義傳張
唐長沙人南軒張宣公諸孫也宋亡後起兵復衡山湘
潭等縣兵敗被執欲降之唐罵曰宋紹興至今百五十
年乃我祖公收拾撐拄者今日降而死何以見魏公於
地下遂遇害亦見宋史文天祥傳又鄭所南集宋亡時
趙淮被擒逼使至揚州誘降淮謂城上曰此城是我祖

我父所收拾語李制置決不可與賊賊怒殺之是趙方
有賢孫趙范有賢子此皆名臣子孫之不墜其家風者
也惟文丞相子弟皆仕於元殊足爲玷其弟璧仕元時
或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出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
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

元人劉誦有晚文文煥詩云平生惟客
在後死有兄知日後死有兄知則其心

似有可
謔

又文山子昇仕元至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有

輓之者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按昇本
璧之子也丞相子道生佛生環生並流離中死丞相過
南安遣人告先太師墓有云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姪
曰昇我身是嗣並有詩寄璧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
兄可證也晁吟嘯集又鄭所南集文丞相家人皆落元

人手獨妹氏更不改嫁謂我兄如此我寧忍耶惟流落
燕山欲歸廬陵不可得是信國亦有賢妹也又宋史嘉
定十四年金犯淮南有蘄州通判秦鉅與州守李誠之
竭力拒守城破死之贈秘閣修撰乃檣之曾孫也鉅之
子浚渾皆從死此則奸臣之後亦有守節者可謂能幹
蠱矣

孫覲爲東坡子

吾郡宋時有尙書孫覲相傳爲東坡遺體馮具區祭酒
所云陽羨孫老得坡公棄婢而生者也覲所著有鴻慶
集今郡城外有降子橋城中有觀子巷云是棄婢生覲
以覲見坡之遺跡王阮亭則力辨之謂坡往陽羨見一

童子頗聰慧出對句云衡門稚子璫璣器童子對日朝
苑仙人錦繡腸卽孫覲也坡甚喜之據此則覲非坡子
明矣然是時已傳播其事至以之名橋巷何耶豈宋人
好名如童貫自托於韓魏公所出梁師成自謂坡公所
出耶按覲在靖康時附耿南仲倡和議有不同議者則
欲執送金人又草表媚金極其筆力

見宋史
馬仲傳

高宗初召爲

中書舍人知入台紹興二年又知臨安府以賊敗編管
象州則覲本非端士所云東坡子者蓋卽出於覲之自
言欲以攀附名流而不以中書爲恥也

蔡京宅修城

李忠定傳信錄靖康被圍之初忠定守京城運蔡京家